北极村的第一场雪

■邱小平

美丽家庭

姜 晨绘

雪花，一片一片落下。树枝和房顶上，都披上了白色的“衣裳”。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。这场国庆期间就落下的雪，让素丽心生欢喜。

最早素丽体验到这种惊喜，还是11年前。

那年，她从某重点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。国庆节那天，她独自一人来到有着“神州北极”之称的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，给男朋友鲁杰一个惊喜。那时，鲁杰是武警大兴安岭边防支队某大队的一名军官，驻守北极村。

从山东老家到北极村，一路向北，过山海关，经松嫩平原，再穿越大兴安岭，一路转乘各种交通工具，就到了漠河。再坐2小时汽车，她终于到达北极村。

那天，素丽背着旅行包，冲着鲁杰笑，笑着笑着，就哭了。

“你不是说这里很好吗？这里就是个偏远的农村，而且还离老家那么远，我走了足足2天2夜才到。”

“这里真的很好，景色很美，尤其是下雪的时候，就跟童话世界一样。”

“这才十一，哪来的雪，你骗人。”

“你待几天就知道了。”

鲁杰带着素丽去北极沙洲看日出，去浩瀚的中俄界江黑龙江看江鸥。他还带素丽看他们的巡逻路，披荆斩棘、翻山越岭，看得素丽直心疼。

那年的10月8日，北极村迎来了入秋以来第一场降雪，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0摄氏度，道路两边出现了美丽的雪凇奇观。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树上，洁白无瑕。大雪压弯了树枝，山林被白雪覆盖，走在路上仿佛置身美丽的童话世界，使人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安详。

想着来看北极的金秋胜景，却一不小心穿越到冬季，这场大雪太令人惊喜了。

“我没骗你吧，北极村的雪很美。”鲁杰说。

那年冬至，素丽穿上了洁白的婚纱。他们和10对夫妇一起，情定北极村。素丽还记得集体婚礼上，新郎们都穿着军装，像一排守在边疆的白杨，笔直、挺拔，煞是好看。

素丽是北极村学历最高的人，被北极镇中心学校直接聘为老师，从此也成了一位“北极村人”。

从此，她记住了每年北极村落第一场雪的时间。去年初雪是在10月11日。前年则是9月15日，中秋节后的第三天。最早的一次是2017年，8月28日就下雪了，当天刚好是七夕，那是她过的最浪漫的一个七夕。

北极村美景如画，素丽和鲁杰的生活平静安宁。白天鲁杰走访查边，巡逻守边，素丽按部就班到学校上课，下班回家。两口子将日子过出童话般的感觉。

夏天的时候，素丽会带着孩子到黑龙江边溜达。每次，她都要捡一些鹅卵石回家。这些经过大自然冲刷的石头，造型各异，有的像葫芦，有的像砚台。运气好的那次，素丽还捡到一块手表盘大小、晶莹剔透的玛瑙石。她认真地收集这些石头，每次总能给下班回家的鲁杰惊喜。鲁杰自愧不如：“我经常到黑龙江巡边，却没有发现一块好看的石头。”

漫天大雪的日子，鲁杰也会带着素丽和孩子到雪地里“撒个野”，没膝深的雪，倒下去就是个“人”的形状。一家人一起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日子就像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在寒冷的冬天里也能绽放美丽。

而在很多个漫长的夜里，素丽给孩子讲故事，把孩子哄睡，晚归的丈夫则给素丽讲巡逻时的趣事，一家人总是在笑声中进入梦乡。

2019年，鲁杰成为北极镇的一名警察。他们便在北极村扎了根。

今年中秋节，北极村又举行了“边守边爱”集体婚礼，10对新人喜结良缘，步入婚姻殿堂。素丽也参加了这次集体婚礼，她的身份是特邀嘉宾。去年，她和鲁杰一家被全国妇联评为“全国五好家庭”。今年妇女节，她又被公安部评为“好警嫂”，当地妇联特意请她来讲“家风”。

素丽把火红的胸花，给每一个新娘别在胸前。新娘们身上那洁白的婚纱，像极了北极村的雪。她似乎看到了11年前自己的模样。

家庭秀

秋又红了
枝头栖落着思念

你眼中的湖泊
停泊着我归来的小船

那么多
那么多日子
波浪般涌到眼前

我的笑
鱼儿雀跃

你的笑
涟漪圈圈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新疆军区某团四级军士长梁磊任务结束后，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妻子李春燕。图为夫妻俩来到营区，一起欣赏海棠林的温馨画面。

李仁锡摄

『我为中国作楚囚』

■高 立 张佳琦

烽火家书

1934年10月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，刘伯坚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。第二年3月4日，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，在一次战斗中，左腿中弹，失去行动能力，不幸被俘。面对严刑拷打逼供，刘伯坚誓死不屈。敌人又押着身负重伤、拖着沉重脚镣的刘伯坚从热闹的青菜街走过，前往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，想要借此威吓群众，瓦解刘伯坚的斗志。可没想到，刘伯坚一路上昂首挺胸，大义凛然，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。

3月21日，敌人把刘伯坚押到城隍庙大殿，打算进行最后一次劝降。这一次，敌人仍旧一无所获，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密令，处决刘伯坚。在临刑前，刘伯坚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这封绝笔信。

叔振同志：

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，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。你不要伤心，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，不要脱离革命战线，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、豹、熊三幼儿成人，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。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。十二时快到了，就要上杀场，不能再写了，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。

刘伯坚于大庾

刘伯坚，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。他从小目睹百姓的苦难，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，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。他在1920年赴欧洲，一边做工，一边学习。

1922年，刘伯坚与周恩来、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“少年共产党”（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），随即转为共产党员。次年，刘伯坚再赴莫斯科，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。

1926年，受冯玉祥邀请，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。刘伯坚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。次年春，他与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。1927年夏，已经回到党内工作的他，被派往苏联，入伏龙芝军事学院，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。1930年，他回国，后到中央苏区，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，曾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。

1931年12月，刘伯坚参与国民党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的联络指导工作。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，刘伯坚担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，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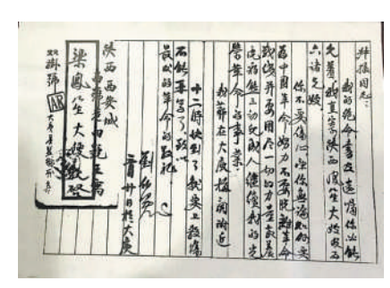
1935年，在被敌人囚禁期间，他坚贞不屈，视死如归，留下了多封家书，还在被移送绥署候审室的当天，写下了充满浩然正气的《带镣行》：

带镣长街行，蹒跚复蹒跚，市人争瞩目，我心无愧怍。带镣长街行，镣声何铿锵，市人皆惊讶，我心自安详。带镣长街行，志气愈轩昂，拼作阶下囚，工农齐解放。

他在家书中，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：“生是为中国，死是为中国”，并以“我为中国作楚囚”自豪。临刑前，刘伯坚写了最后两封信，他预言：“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”，他的“鲜血不是空流了的”，还在信中叮嘱亲人“最重要的，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，为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，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”……

然而，这封绝笔信却没能交到妻子王叔振的手中。在刘伯坚写这封信之前，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已先他一步不幸牺牲。在刘伯坚英勇就义后，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，称其为“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”。

如今，平昌县城北佛头山，矗立着一座23.55米高的刘伯坚烈士纪念碑。碑体似一朵拔地而起、直冲云霄的白玉兰花，如同刘伯坚那无私品格和一腔赤诚，在此处凝成永恒。



刘伯坚家书

天路亲情

■毕昕玥 马 崇

那年那时

1959年，崔培文从原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毕业，分配到附属医院工作。这位一路从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浴血拼杀，在朝鲜战场爬冰卧雪的英雄军医，有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稳定的生活环境，做好了在这里一展所学的准备。

就在这年，组织决定将平时表现优秀的崔培文抽调到医疗队，参加西藏军区总医院的筹建工作。崔培文打起背包，毅然准备踏上征程。

得知丈夫即将进藏工作的消息，妻子穆兰英五味杂陈：“让他一个人去，今后就要过两地分居的生活；他一工作起来就不管不顾的，没人照顾怎么办？进藏后，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？”最终，爱情还是战胜了一切顾虑。在得知医疗队人手不足的消息后，身为护士的穆兰英报了名，与丈夫一起走上高原。

进西藏前，崔培文和穆兰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现实远比他们想象得更加艰难。从平原来到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，身体本就不适，他们还要克服物资匮乏的问题。吃饭的时候，夫妻俩经常因为一口菜互相推让。

1962年，穆兰英怀孕了。根据当时的规定，在穆兰英怀孕6个月时，她可以回到位于沈阳的姐姐家待产。

孩子出生时，崔培文正在进行高原传染病防治的课题研究和临床攻关。工作之余，他一遍遍在脑海里勾勒着孩子的样子。

儿子叫崔燎原，名字是崔培文起的。收到孩子出生的消息时，他脑海里一下子就出现了毛主席说过的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

穆兰英产后在姐姐的悉心照顾下，身体逐渐恢复。出月子后，她将儿子寄养在姐姐家，独自返回了西藏。

平日里，崔培文和穆兰英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姐姐从沈阳寄来的信。在信中，姐姐会把孩子成长的点滴详细地写给他们：孩子翻身了，会爬了，牙齿长出来了，能走路了……两人想孩子了，就会把这些信拿出来翻看。

一年里，崔培文和穆兰英通常只有休假才能回沈阳看孩子。但因为相处机会少，儿子看他俩的眼神非常生疏，这让他们心里非常难受。

1965年，女儿崔东升出生了。崔培文和穆兰英把3岁的儿子接到了西藏，女儿则像哥哥之前那样，住在大姨家。

刚到西藏，崔燎原的身体非常不适应。等完全适应高原的环境后，他就变成了一匹脱缰的“小野马”，让崔培文和穆兰英操了不少心。一次，崔培文下班后，找不到儿子，急得到处打听，最后在附近一处藏民家找到了他。屋门打开，又气又急的他忍不住笑了。儿子正坐在里面，一字一句地学习藏语，手里还抓着一块快要融化的酥油。

在高原生活了10多年，崔燎原把这里当成了家。18岁那年，崔燎原参军入伍，服役的部队恰好也在高原。1989年，崔培文和穆兰英退休后被安置到沈阳。几年后，崔燎原转业时，本可选择回到父母身边，但是他还是选择转业到拉萨市公安局工作。

如今，崔燎原在西藏工作，崔培文和穆兰英在沈阳和女儿生活在一起。两代人，情牵西藏六十载。这份深情，凝结在那条巍巍天路之上，融于血脉，挥之不去。

图片制作：贾国梁

多年来，崔培文一家两地分居，至今还未拍一张全家福。图①②为崔培文夫妇分别与女儿、儿子一家的合影。 作者提供

做他坚强的后盾

■陈 姗

家 事

敖斌和严伶从小一起长大。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时，敖斌是一名基层连长，严伶在老家电视台工作。两人工作都很忙，平时只能靠打电话联络感情；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多数时候还是严伶来队看敖斌；就连结婚，都是严伶飞到敖斌驻地领的结婚证。

严伶怀孕后，敖斌接到了出国参加演习的任务。直到严伶生产前，敖斌才急急忙忙赶回家。孩子生下来不久，敖斌又赶回了部队。等到一家人再次团聚，孩子快1岁了。

敖斌在工作之余，最担心的就是严伶一个人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。一次电话聊天时，敖斌流露出转业的想法。看着他又黑又瘦的样子，严伶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理解敖斌对她和孩子的歉疚，更懂他对部队的感情。如果离开，他心里一定舍不得。

于是，她下定决心，辞掉工作，带孩子到部队去。

严伶刚到部队时，敖斌刚晋升为正营职干部，当时部队的公寓房数量有限，严伶决定自己带着孩子在营区外租房住。

抱着年幼的孩子，穿梭在各个房屋中介所，经过“货比三家”，严伶最终在部队附近租了一套简装房。屋里只有一张床和几把椅子，但想到这里离部队近，每天能让敖斌和孩子多点时间相处，严伶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就这样，她今天去买个电磁炉，明天置办一套宝宝椅，再学着给孩子做些婴儿辅食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心里踏实，日子算是安定了下来。

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，敖斌又受命带队去外地长期执行任务。严伶只好拖着行李、带着孩子再次搬家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严伶很快就安定下来。但不久后，敖斌又调到市里另一个区。好吧，搬家！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部队整编移防，得，又要换地方。短短几年下来，孩子换了4所幼儿园。孩子到了上小学时，敖斌又调到贵州工作。为了让敖斌在新环境能安心工作，严伶一咬牙，又开启了新的“迁徙路”。

每当有人问起，放弃很好的工作，跟着丈夫四处“漂泊”，后不后悔？严伶总是笑着回答“不后悔”，因为只要看到丈夫穿军装，她便觉得安心。虽然不知道下一次搬家是什么时候，但不管走到哪，她都会做他坚强的后盾。

本版投稿邮箱:jbjrjt@163.com